

〈遠離穴居的人群〉

在工作中，你厭煩痛惡那些，不斷重複的幾近無意識卻消磨時間心智的「例行公事」，或是更加美其名曰且稱之「**domain know-how**」。你或懷抱龐大美妙的奇想願景，坐而言或起而行，你追求節約任何無端的耗損，極致提高經濟效益，只為成全更臻完善的「過生活」。

直到一些甚麼時候，你才會猛然不經意地意識到，你與身旁親朋好友間，每一次的摩擦爭執，就像歲時節氣那般固定規律，總是圍繞著那那那那那幾個鬼打牆暈頭轉向的死胡同轉。

你們也總是歡愉於同樣的鬨笑，興致高昂於同樣的感官刺激，像極了制約實驗裡聽見鈴聲就流口水的實驗犬。更有甚者，連你每次流連穿梭台 1 線，停等的紅綠燈，也總是那幾個閉著眼睛都能數算的街口。

生活，竟是這樣離奇又充滿惡趣味的週而復始。

就好像，人們遠離山林，在河風吹不盡的平原地帶架起竹圍，立起城牆，建造通天塔與空中花園，以確保在最為奢華的皇宮中心，每當自在快意地拿起槍管，就能夠安全無虞盡享野趣地，打獵。

因為他們說，讓人類從類人的兩腳獸階段更真實進化的關鍵，在於人類不只是為了生存，更開始懂得生活。

但你怎麼也想不到，在生活的賽局中，你不斷被告誡太過單純木直，不斷被炎涼厚黑的美學清洗，不斷被示警做好準備隨時自保。

你也想不到，在某些時候你發現自己似乎有了那麼些改變，似乎成為了你想像中的「更好的人」，但隨即會有人告訴你，你不需要這麼好，做你自己就好，你不得罪世界，世界也會得罪你，吃虧委屈的只有自己云云。

他們教你會的不太會，教你好的不太好，教你生活的不太生活。

他們的「生存」，是最血淋淋卻也隱諱的禁忌。

遠離穴居的人群，並不一定真正已知用火。倘若黑暗來襲，他們之中沒有誰會成為普羅米修斯的化身，只徒留滿廂混沌紊亂。

人的把戲，精采絕倫。

至於那些雲裡的深綠原野呢？不如歸去的好嗎？或許也不那麼盡然。吸血螞蝗圖的就是一餐了無聲息的溫飽，又癢又種的各式飛的爬的六足生物，他們應該懶得管你是甚麼，先嚐一口滋味。至於那些無時不刻上膛警戒的蜂啦、蛇啦、山豬啦、熊啦...甚麼的，啊，不如別再說吧。

無論如何，做好準備。

歡迎你來到真世界，也有愛，當然也有虛偽。